

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定西笔记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Dingxi Biji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写作也真有趣，年轻时是花，年轻时是
秀，年轻时是清纯，年轻时是
是一滴字带着唠叨。我之所
都是我写的，一棵树儿，在森林中
而僵硬，而它都是一棵树。王
这棵树就是这四个品种，它生
雨，花开，什么花儿都开了什么
习习的时候，没有让我的孩子
辈人的责任。文字也是这样，解而
着这个时代，既然是写作的，就
是第三只手，人和文尽力合一点
去，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年3月2



贾平凹

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定西笔记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Dingxi Biji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定西笔记/贾平凹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3.4

(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4396-0

I. ①定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7259 号

总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韦 亚

责任编辑:张 磊

装帧设计:丁 明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12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9.5 字数:250千字 插页:9

版次: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560.00元(全七册,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定西笔记



杂事如同手机，烦死了它，
又离不得它，被它控制，
日子就这么在无聊和不满无聊的苦闷中一天天过去。

序

贾平凹

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,我看了一下目录,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,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。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。如果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,那么六十年里,在这样的时代里,在这样的土地上,我经历了什么,思想了什么,悲苦或快乐,放荡或隐忍,足迹和心迹全在里边,是了我的历史。

现在经常有人问道: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?这我难以回答,说:都好吧。或说:都不好。当年轻的时候,年轻就是梦想,一切都敏感,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,稍一响动,它就落雨,又讲究要起承转合,要锤句炼字,要优美,要灵动,企望着别人读了说:哇,有才气呀!还可能在笔记本上摘录那么几句。而年龄慢慢老起来,激情是少了,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的间隙里,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,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了,而要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那点真正的体悟,能长便长,不长就短,似乎再没什么凤头豹尾,囫囵的,一锅煮。写作也真有趣,年轻时是花,年纪大了是果,年轻时是清秀,年纪大了是浑沌,年轻时是有词有韵的朗颂,年纪大了是一满家常着唠叨。我之所以回答都好,因为它们都是我写的,一棵树么,开春枝条嫩而柔软,入冬

枝条苍而僵硬,可它却是一棵树。之所以回答都不好,又因为这棵树就是这么个品种,它生长的土瘠水少,又多风多雨,能开了什么艳花能结了什么硕果呢?!

我前年回老家为父母修坟的时候,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去,我说:一辈人尽一辈人的责任。文学也是这样,我的生命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这个时代,既然是写作的,就写好我该写的文章,笔是第三只手,人和文尽力合一,忠诚的,真情的,几十年写过来了,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年3月22日

目
录

《贾平凹语画》序 / 1
《废都》再版序 / 3
《贾平凹长篇系列》序 / 5
吃面 / 7
荞麦园 / 9
我有了个狮子军 / 11
经过豆沙关 / 15
在《秦腔》首发式上的讲话 / 18
食神 / 20
沈从文的文学 / 22
生活一种 / 32
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 / 34
《贾平凹禅思美文》序 / 40
从棣花到西安 / 42
怀念路遥 / 46
四月三十日游青城后山 / 49
钟国康 / 51
说铜仁 / 53
六棵树 / 55
天气 / 65
松云寺 / 66
药王堂 / 68
写给母亲 / 70

走了一趟崂山太清宫 / 73
一块土地 / 75
走了几个城镇 / 85
定西笔记 / 100
说棣花 / 161
又上白云山 / 173
不能让狗说人话 / 182
震后小记 / 185
武帝山记 / 190
说《黄河魂》 / 191
画家王金岭 / 192
小记怀一 / 195
寻找商州 / 197
《高兴》后记 / 199
《古炉》后记 / 222
《秦腔》后记 / 232
《浮躁》序言之一 / 243
《浮躁》序言之二 / 245
《带灯》后记 / 247
《怀念狼》后记 / 259
《土门》后记 / 263
《病相报告》后记 / 268
《高老庄》后记 / 275

《海风山骨——贾平凹书画作品选》序 / 281

关于写作 / 284

我们的文学需要有中国文化的立场 / 292

天气就是天意 / 295

《贾平凹语画》序

我有个熟人，官做到了副厅级，却热衷起写文章，曾一时在同僚中算是文人，到了文学圈里又被以官者敬着，颇觉风光。可几何时，他便沦为另类，两头都忌妒他，同僚们嫌他了酸味，文人圈也不爱了他的官气，结果，文章还是三流，官职再未得到晋升。

我弄起书画时，家人就要我以熟人为戒。我说：这不一样的，现在的作文和从政在思维上是难相通的，但文章和书画则从来同源；再者，人的能量也是大小之分，比如，狗只能看门，牛会耕地也会拉磨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，看你的书画又作得怎么样。我这么说，家人就骂我狂妄。我再一次分辩，口锐者天钝之，我从不敢狂妄，只是我感觉里我还能书画，如果当初先不写文章肯定会从事书画的，你给我个十年二十年，我一定要枝生连理花开并蒂的。

给家人如此说，如立军令状，其实心里倒是吃劲，之后虽弄书画，但还是骨子里有尽数，以写作为主以书画为副的。

数年过去，书画并未分散写作的专注，书画而是被许多人肯定和喜欢了，愿掏钱购买。钱毕竟是一种诱惑，到后来，就成了卖书画为着写作了。我在书房中贴了告示：以文立身，以书画养家，买书者敬我，买书画者帮我，来的都是朋友，江湖故有道法。

社会上都知道了我能文章又会书画，有报刊就极力鼓动我发表一批书画再配上短文，于是在《文汇报》和《散文》上就辟了专栏。《文汇报》上的专栏短些，《散文》竟连续了两年，原本是受擢掇又乘好玩的性儿，没想还这么欢迎，出版社再要结集，那就结集吧。

真正要结集了，我倒惶惶不安，全然没了自信：这些文章可读吗？这些书画可观吗？或许，我是重蹈我那熟人之辙了，虽落个在作家里是书画家，在书画家里是作家的名分，却一尽平庸呢。

所以，读者你一翻此册，作者我就脸红了。

2003年8月20日

《废都》再版序

《废都》一九九三年出版，二〇〇四年再版，一隔十二个春秋。人是有命运的，书也有着命运。十二年对于一本书或许微不足道，对于一个人却是个大数目，我明显地在老了。

关于这本书，别人对它所说的话太多了！出版的那一年，我能见到的评论册有十几本，加起来厚度超过了它四五倍，自后的十年里，评论的文章依然不绝，字数也近百万。而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，我挑着的是担鸡蛋，集市上的人群都挤着来买，鸡蛋就被挤破了，一地的蛋清蛋黄。

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《废都》再版了，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，我没有笑，也没有哭，我把我的一碗饭吃完。书房的西墙上挂着的“天再旦”条幅是我在新旧世纪交替的晚上写的，现在看着，看了许久。然后我寻我的笔，在纸上写：向中国致敬！向十二年致敬！向对《废都》说过各种各样话的人们致敬，你们的话或许如热夏或许如冷冬，但都说得好，若冬不冷夏不热，连五谷都不结的！也向那些盗版者致敬，十二年里我差不多在热衷于收集每年的各种盗版本，书架上已放着了五十个版本，他们使读者能持续地读了下来！

十二年前，《废都》脱稿的前后，我是独自借居在西北大学教工五号楼三单元五层的房间里，因为只有一张小桌和一个椅子，书稿

就放在屋角的地板上。一天正洗衣服，突然停了水，恰好有人紧急通知去开个会，竟然忘了再关水龙头就走了。三个小时后，搭一辆出租车回来，司机认出了我，坚决不收车费，并把我一直送到楼下，刚一下车，楼道里流了河，四楼的老太太大喊：你家漏水啦，把我全都淹啦！我蓦地记起没关水龙头，扑上楼去开门，床边的拖鞋已漂浮在门口。先去关水龙头，再抢救放在地板上的东西，纸盒子里的挂面泡涨了，那把古琴水进了琴壳，我心想完了完了，书稿完了，跑到屋角，书稿却好好的，水是离书稿仅一指远竟没有淹到！我连叫着：爷呀，爷呀！那位司机也是跟了我来帮忙清理水灾的，他简直是目瞪口呆，说：“水不淹书稿？！”我说：“可能是屋角地势高吧。”司机说：“这是地板，再高能高到哪儿去？”事后，我也觉得惊奇，不久四川一家杂志的编辑来约稿，我说起这件事，她让我写成小文章，要在他们杂志上。但他们杂志在已排好了版后又抽下了，来信说怕犯错误，让我谅解。我怎能不谅解呢？也估摸这个小文章永远发表不了，索性连原稿也没有要回。一年后，我从那间房子里搬走了，但那间房子时时就在我梦里，水不淹书稿的事记得真真切切。

昨天，我和女儿又去了一趟西北大学，路过了那座楼。楼是旧了，周围的环境也面目全非。问起三单元五层房间的主人，旁人说你走后住了一个教授，那个教授也已搬走了，现在住的是另一个教授。但楼前的三棵槐树还在，三棵槐树几乎没长，树上落着一只鸟，鸟在唱着。我说：“唱得好！”女儿说：“你能听懂？”我说：“我也听不懂，但听着好听。”

2004年1月1日

《贾平凹长篇系列》序

这一套书收编了除《废都》和新写的《秦腔》外，它囊括了我此前所有的长篇。这些长篇在当初出版后，虽分别有过无数的再版，但非常零杂，以至于书市上没货而盗版者乘虚而入，所以当广州出版社提出重新集中出版，我是同意了。

现在的中国仍然是浮躁不堪，这当然包括我们的写作和出版。写作的土壤在严重地影响着作品之花，而出版社也是猴子扳玉米，扳一个夹在胳膊下再去扳另一个，扳了另一个胳膊下的第一个又丢掉了，一畦地扳过去，胳膊下只夹着一个玉米。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。但是，当广州出版社决定一次性重新再版这些作品，我却惶恐了。与其说这是对广州出版社的一次考验，也是对读者的一次考验，更是对我的一次最大的考验吧。现在是夏天，六月六晒丝绸，我的作品不是丝绸，但穷人家的粗布袄、烂套子也晒晒这大红日头。

编这套书需要我提供最早的版本，我寻找时才发现一些版本已经找不着了，费了好大劲，在一些朋友家的书架上找齐了，我立即给编辑寄去，并附了这样一句话：如果我是茅草，让风来侧伏了我；如果我是高木，让凝霜来吹我。

现在，这套书面对了我的读者，我想起了一首老歌，其中一句

真像我的心情,词是:我这张旧船票,能否登上你的客船?

2004 年 3 月 27 日

吃 面

陕西多面食，耀县有一种，叫盐汤面，以盐为重，用十几种大料熬调料汤，不下菜，不用醋，辣子放汪，再漂几片豆腐，吃起来特别有味。盐汤面是耀县人的早饭，一下了炕，口就寡，需要吃这种面，要是不吃，一天身上就没力气。在县城里的早晨，县政府的人和背街小巷的人都往正街去，正街上隔百十米就有一家面馆，都不装修，里边摆两三张桌子，门口支了案板和大环锅，热气白花花的像生了云雾。掌柜的一边吹气一边捞面，也不吆喝，特别长的木筷子在碗沿上一敲，就递了过去。排着长队的人，前头的接了碗走开，后头的跟上再接碗，也都不说话，一人一个大海碗，蹴在街面上吃，吃得一声价儿响。吃毕了，碗也就地放了，掌柜的婆娘来收碗，顺手把一张餐纸给了吃客，吃客就擦嘴，说：“滋润！”

这情景十多年前我见过。那时候，我在县城北的桃曲坡水库写小说，耀县的朋友说请我吃改样饭，我从库上下来吃了一次，从此就害上了瘾。在桃曲坡水库待了四十天，总共下库去吃过六次，水库到县城七八里路，要下一面塬坡，我都是步行去的，吃上两碗。一次，返回走到半坡，肚子又饿了，再去县城吃，一天里吃了两次。

后来回到西安，离耀县远了，就再没吃过盐汤面。西安的大饭店多，豪华的宴席也赴了不少，但那都是应酬，要敬酒，要说话，吃